

四書古人典林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二

新安江 永慎修編

雜人部

離婁

察秋毫

備考離朱明察秋毫幽室之中能辨五色

索珠

莊子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昆崙之丘

邱遺其元珠

使離朱索之

督繩

漢書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

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楚離

離婁徵睇雖崇臺五層

延袤百丈而不混

微陽

楚離離婁徵睇雖崇臺五層

者工用相得也

微陽

楚離離婁徵睇雖崇臺五層

亂五色淫文章丹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其工驩兜

象恭

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倖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若順采事也

共工官名驩兜與其工朋黨比周言其方且鳩聚而見其功倖見也靜則能言用則違背象共貌恭而心

不然滔天

何憂驩兜

皋陶謨禹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渾敦窮奇

渾

木反敦徒本反左文十八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

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

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

言靖誥庸回服讒蒐隱以証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

奇帝鴻黃帝醜亦惡也渾敦不開通之貌謂驩兜

窮奇謂共工我史記正義引神異經以渾敦窮奇皆

獸名謂其

流放

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

似之

流遺之遠去如水之流放置之於

此不得他適。幽洲北投裔。左文十八舜流四凶族渾裔地崇山南裔山一裔以禦螭魅。螭魅山鬼。投裔。敦窮奇檣杌饕餮投諸四

鯀

顓頊孫

漢書律歷志顓頊五代而生鯀按史記謂顓頊爲鯀父索隱云代系殊懸班氏之言近得

其寶崇伯

見後

方命圯族

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割害也懷包其四面冀駕出其上鯀崇伯名咈者

甚不然之辭方命逆命也圯族敗類也异者已廢而

復強舉之意廷臣未有能

檣

左文十八

顓頊氏有

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

檣

不才子不可教訓不

其工驩兜

鯀

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器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構杙構杙頑凶無儔匹之貌謂鯀接

史記正義引神異經汨陳五行洪範箕子曰我聞在

構杙獸名謂性似之汨陳五行昔鯀墜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弔洪範九疇彝倫攸斃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墜塞汨亂陳列也帝天也洪範九疇治

天下大法障洪水祭法鯀障洪水而殛死稱遂其工

其類有九障洪水禹能脩鯀之功障塞稱遂其工

之過周語昔共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

有當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其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

山共工高辛時諸侯與堯時共工異當鯀國伯鯀

也舉遂其工之過謂殛鯀舜典殛鯀于羽山殛者

障洪水舜承堯殛之殛鯀拘囚困苦之羽山東裔之

山化黃熊至昭七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

入于羽淵實為夏郊熊獸名國語作熊

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羽淵羽山之淵禹有天下郊祀之婁直亡身婁同悻楚辭身兮終焉歿乎羽永遏又不任沮鴻師何以尙之歟之野鮌古縣字永遏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嗚述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沮治鴻洪水也鮌不任治水果何以舉之既不以方命比族爲憂何不先試而後用鮌築隤隤縣互若鳴龜曳尾相銜此同事者之謀鮌誤聽之亦求成功堯何以獨加罪既修太原禹貢冀州既修拘囚之何以三年不加刑修太原禹貢冀州既修而修郊縣祭法夏后氏郊之郊縣祭法夏后氏郊

瞽瞍象

頑傲

堯典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

瞽無目

言舜瞽者之子

舜父號瞽

瞽瞍

象

象

象

瞋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驕傲驕慢也舜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至大允若大禹謨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爲姦惡亦允若雖頑愚亦信而順之無

違命

左昭八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天命廢絕者

丹朱

嚚訟

堯典帝曰嚚訟可乎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開明

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言嗣子丹朱開明可用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以開明之才用之於不慢遊傲虐益稷禹曰無若丹善禹所謂傲虐是也朱傲虐是作國書夜頌頌國水行丹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漢志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也頌

欲不休息之狀。國水行舟。如弄盪舟。**虞賓德讓**。又嬰

之類。堯不以天下與朱。故曰珍世。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

讓。虞賓丹朱也。爲賓於虞。言韶樂作於堂上。丹朱

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不肖。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

相讓。樂之感人如此。路史。堯之子監明早死。不得立。朱

庶子九人皆不肖。史記。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

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

而丹朱得其利。曰。堯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

舜以天下。放丹水。竹書紀年。五十八年。帝使

天下。放丹水。帝子朱于丹水。

舜之子

封商

竹書紀年。二十九年。帝命。昔歌舞。路史。舜二妃

子義鈞。封于商。是爲商鈞。昔歌舞。娥育無子女。

昔歌舞。象丹朱。舜之子。

昔歌舞。象丹朱。舜之子。

昔歌舞。象丹朱。舜之子。

昔歌舞。象丹朱。舜之子。

蠻生義鈞封民不附又禹服舜三年喪讓位商鈞退于商喜歌舞

附商鈞追爲賓又啓以商就禹之所鈞爲賓

羿

逢蒙附

學射弧父

吳越春秋楚有弧父者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有吉甫

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射於吉甫初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夷羿慕其爲人因名曰羿距太康

距太康

五

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窮國君名羿按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爲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今開封府太康縣是也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書註羿廢太康立仲康非也羿但據河北不臣於夏而太康與仲康立于

河義和黨羿

亂征集傳蔡氏曰義和助羿爲惡亂后

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未足以制后羿恃射好

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

恃射好

田左襄四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悼公曰后

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

石因憂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

獸弃武羅伯因熊荒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

讎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

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

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

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

窮門餘詳羿仲康卒了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

鉏羿本國名武羅四人皆羿賢臣寒國名夷羿氏也

窮門殺之於國門又虞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

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悛于夏家冒

羿

羿

羿

羿

羿

羿

羿

貪也羿雖有夏家不能恢大之楚辭羿淫遊以佚畋
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封逢蒙殺備考羿將歸自田逢蒙取
大也桃桃木為大杖

昇

左傳楚辭皆作澆

少康滅澆

左襄四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

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
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
禹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
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
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寒國名浞因羿室就其妃妾也靡夏之遺臣斟灌斟
尋二國后相所依過戈皆國名燼遺民也少康夏后

相之子后村少康之子又哀元昔有過澆殺斟灌以
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
少康焉爲仍牧正斟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
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使女艾
諜澆使季杼誘殺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悲毒也女艾少康臣諜候也
強圉
縱欲
而自忘兮厥首川夫顛隕
強圉多力也

飛廉

有力善走

史記秦本紀中衍元孫曰中湍在西戎保

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有力蜚廉善走
廉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按孟子言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而史記但言武王殺惡來至蜚
廉則有天賜石棺以葬其氏之說蓋秦史誕妄之詞

史遷誤信之耳

管叔 註武庚蔡叔霍叔附

文昭

左傳二十四管蔡邲霍文之昭也文王爲穆子爲昭

封管蔡

史記周本紀武王封

弟叔鮮

于管弟叔度

流言

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

于蔡

又霍叔名處

羣弟

乃流言于國曰公將

不利於孺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

我

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註詳周公

鳴鵑

又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鵑王亦未敢誚公幽風鳴鵑鳴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詳

周公

鳴鵑惡鳥比武庚既

作亂

史記衛世家武王

敗管蔡

不可更毀我王室

已克殷

復以殷餘

民封紂子

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爲武庚未

集恐其有賊心

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以和

四書古人典林卷十一維人部

管叔

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
叔疑周公乃與武庚作亂欲攻成周周公以成王命
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大艱西土大誥寧王
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大艱西土遺我大寶
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
茲蠡周公以王命討武庚大誥天下寧王武王也
武庚未叛時龜兆謂將有大艱小腆紀敘又殷小腆
難之事于西土今果蠡然而動小腆紀敘又殷小腆
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天降
威于殷有疵謂三逋播臣又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
叔疵隙鄙鄙邑也逋播臣逋播臣逋播臣之臣
致辟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
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致辟誅戮之左定四管蔡啓
商基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基壽也

蔡放也

作常棣

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

兄弟求矣春合在原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既安且寧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

生此詩周公既誅管蔡而作

師尹

節南山

小雅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尹氏蓋吉甫

之後惓惓臨視也又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

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惓惓莫嗟

薦重瘥病惓惓會也又尹氏犬師維周之氏秉國之

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宥空

我師民不維持毗輔弔愍室窮師衆也又弗

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亞之小人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
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
君也夷平已止應厚也又昊天不備降此鞠調昊天
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殍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
是違傭均鞠窮亂戾乖屈至閑息違遠也又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醉誰
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成平也又焉彼四牡
四牡項領我噫四方蹙蹙靡所騁項大也言無可
往之地又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醜矣
言小人之性無常又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
心覆怨其正尹氏之不平等若天使之又家父作誦
以究王誦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訛化也
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王心之蔽

子都

不見子都

鄭風

山有扶蘇，隔有荷蕢。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爭車

左隱十一鄭莊公將伐許

授兵于犬宮。公孫閱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轡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糈，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公孫閱子都也。棘，戟也。考叔顛墜而死。

易牙

薦羞有寵

左傳十七

齊桓公多內寵，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

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犬子。雍巫有寵於衛，其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

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 雍同饗 **進味** 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嫌

調和熟食曰饗雍人名巫即易牙 **辨澣**

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

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澣 呂氏春秋澣澣之合易 **非人情** 又管仲有疾對桓公曰願君之遠易

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噉寡人尚何疑邪管仲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

管仲卒公遂易牙三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與

寺人貂作亂塞宮門矯以公命有婦人踰垣入公曰

我飢欲食渴欲飲曰易牙作亂塞宮門飲食不可得

矣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又曰易牙

殺子以適君非人情桓公謂易牙子善調味乎吾

盡嘗天下之味唯蒸嬰兒之味未嘗易牙遂蒸其首

子而獻之

自是有寵

盜跖

肝人肉

史記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之東陵

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盜亦有道
反跖之徒問於

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耶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

庾公之斯 尹公之他

射兩駒

左襄十四衛獻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初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

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駒而還尹公他曰子爲

師我則違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駒車
輓卷者佗不從丁學故言違反之還射丁丁射貫佗
臂按此事與孟子不同此紀實孟子傳聞恐有誤也
庾公之斯當即庾公差公孫丁似子濯孺子庾公差
射兩駒與去金發乘矢相近而二子之學射相反尹
公佗還射丁而丁射佗則大異矣

華周 杞梁

死戰左襄二十三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
于之隄宿於宮郊明日復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
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且于莒邑杞殖卽

杞梁華還卽華周皆齊大夫莒子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說苑齊莊公將伐衛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杞梁華周皆不與梁恥之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雖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伐晉還襲莒梁周下戰獲甲首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梁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臣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遂進鬪杞梁殺二十七人而死

亥唐

平公與坐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

伸一足曰吾向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子乃無

欲也吾非止半無以
養之于何不悅乎

師曠

論衛人出君

左襄十四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良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之主置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傳安用之弗失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天子有公諸侯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劔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忠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輔察其政史爲書弊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庶人訪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
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告齊

師遁

又襄十八同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
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鳥鳥得空營故樂
歌

南風

又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歌者吹

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
知公室卑
又襄二十六

不競律氣不至故聲多死

知公室卑

秦伯之弟鍼

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常
御三云叔向不應于朱怒撫劒從之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能
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
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

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晉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此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

有時節是以遠

論石

言左昭八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

服而邇不遷

論石

言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

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謫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謫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神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之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司聰不聰

又昭九晉荀息卒未葬晉侯飲

于野曠字

酒樂昭宰屠翽翽入請佐公使

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

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

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聽也工師曠也檀弓杜預曰曠飲斯平公曰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渫水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渫水

新聲韓非子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飲酒酒酣靈

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

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之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

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援琴而鼓又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

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二奏之有元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太喜曰音無此最

悲乎。師曠曰：有。昔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天，足以聽之。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三奏之，至而雨隨之。飛塵滅，平公恐懼，晉國大旱，鐘不調。春秋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多於聰。莊子：多於聰者，亂五聲，淫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又塞瞽之聲，非乎？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

擊磬襄

孔子學琴。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益矣。孔子曰：即未得其數也。詳孔子。

原壤

孔子故人

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

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此狸首逸詩女當音汝

子桑伯子

不衣冠

說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

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曰其質美而無文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楚辭桑扈

羸行琴張友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三人相

視而笑莫逆於

歌哭鼓琴

又子與與子桑友霖雨十

心遂相與爲友

曰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

母邪天乎人乎于與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父母

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

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孺悲

學士喪禮

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陽貨

伐鄆

左昭二十七孟懿子陽虎伐鄆時昭公出居鄆伐鄆欲奪公

四季桓子

又定

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
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
曰彼爲君也子何愛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
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
伯而逐仲良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詛
逐公父歟及秦邁皆奔齊東野季氏邑璵璠美玉
君所佩懷亦季氏家臣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
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
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桓子意如子季孫斯文伯
季桓子從父昆弟藐怒衛侯又定公侵鄭往不假
季氏族歟卽文伯怒衛侯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
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
追之公叔文子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
之罪以斃之君姑道之若之何乃止魯患陽虎又季
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

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毀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魯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盟詛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居鄆陽關又定七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不書虎尊之欲陷季孟齊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賓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曰虎不圖禍而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患乃還不敗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苦夷季

氏家臣二子季孟傳

客氣

又定八公侵齊攻廩丘之

言陪臣強能自相制

邪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

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

曰盡客氣也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

客氣言盜竊玉弓春秋定八盜竊寶玉大弓盜謂

非勇盜竊玉弓陽虎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

王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左季寤公鉏極公

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

仲帶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

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

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

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

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

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

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欲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于言辭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先公閔公信公也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都車都邑之兵車陽越虎從弟昨暫也徵召也虎召季氏將殺之今得脫必得玉弓春秋定九得寶玉大弓左喜故言喜於召死

器用也

無益近用

奔齊奔晉

左定九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

而祇爲名故歸之
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
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
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
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
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
大於魯國滋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
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束之陽虎願東乃囚諸
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鑕其軸摩約而歸之載蔥靈寢
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
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鏤刻也

刻軸欲絕追者蔥靈輜車名

公山弗擾

左傳作公山不狃

謂陽虎逐仲梁懷

左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助

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

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

之勢仲梁懷仲梁懷弗敬于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懷怒季氏家臣子洩不

狃字按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卽此事也囚桓子者

陽虎耳弗擾未嘗與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蓋考之

未詳然行仲梁懷之言出於弗擾蓋與虎素相比當

虎囚桓子時亦據費遙爲聲援故論語書叛也是時

孔子因陽虎又定入陽虎欲去三桓公山襲魯奔齊

未仕又定十二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叔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仲尼命申旬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

陽貨公山弗擾

追之敗諸姑蔑二
子奔齊遂墮費
伐魯故道險父哀八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

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

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

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辱晉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輒與不

狃奔齊後適吳有名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不以其惡廢鄉不以其私怨廢其鄉黨之好率引導也以其

知魯道故子張輒也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

佛肸

中牟宰

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

就烹逃賞事列女傳有

佛肸母免死事今不錄

彌子癰疽

煬竈

戰國策靈公幸癰疽彌子瑕二人專君之勢以

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

對曰曰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

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

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

曰善於是發癰疽彌子瑕

孔子即癰疽

色衰愛弛

說苑作雍雅

罪至則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

史

魚尸諫

以不能進伯玉退彌子詳史魚

宋朝

婁豬

左定十四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

詳蒯聵按昭二十年公子朝通靈公嫡母出奔晉者別是一人衛之公子舊引入宋朝合爲一人誤

夫人之黨

又定十三公叔戌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怨之曰戌將爲亂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戌

夫人黨宋
朝之徒

公輸子

以機封

音寔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不可般爾以人之母嘗

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

從公輸若爲匠師年方幼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

族欲以機鬪轉動之器下棺假言爾以人母試巧而

不用禮則亦豈不得以已母試巧乎於爾心亦有所

病爲木爲

發其車遂行又爲木爲舍之目飛靈子公

輸子削木爲鵠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謂至巧墨子

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鵠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斂

二寸之木而任五十斤之重故所爲爲雲梯戰國策

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爲雲梯楚攻宋

公輸般爲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往見般，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城矣。」

王良

御之上

左哀二，郵無恤御趙簡子。衛犬子蒯瞶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聚犬子懼，自投於車下。子

良投犬子，緩而乘之。曰：「婦人也。」旣戰，簡子曰：「吾伏發嘯而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犬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靽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靽皆絕。郵無恤，王良也。

諫殺尹鐸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增壘培簡子

何爲不增

若謂之是罰善也

詳趙簡子無正晉大

大郵良伯樂

又簡子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

其賞如伯氏

曰子免吾死故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

非爲子也

怨若怨焉伯樂無正字若如也怨自如

故

接輿

歌鳳

莊子孔子將適楚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

有道

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

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

已乎

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盡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

吾行

吾行却曲無傷吾足迷陽草名○莊子又有

與肩吾語韓詩外傳有
却楚王聘事今不錄

漆身

戰國策箕子接輿漆身
爲癘被髮爲狂無益於

楚殷髡首

楚辭接輿
髡首兮

楊朱

不損一毫

列子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
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

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
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禽子
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
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
應莊列多楊
朱語惟錄此

墨翟

兼愛

墨子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

所謂亂也

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

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

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

愛爲盜賊者亦然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

亦

道大

於音確莊子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

然

術有在於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不急古之道

王同毀古之禮樂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

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

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

使墨子雖獨能

悲其行難爲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墨子雖獨能

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

自苦

矣

靡麗也暉光也般無潤澤也

接與

陽朱

墨翟

洪水腓無胈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

儉而難遵

史記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

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食土簋啜土刑橛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若此則尊卑無別也故儉而難遵要其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著書

漢志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鬼其命尚同著書六十一篇**墨離爲**

三韓非子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墨之後離爲三

孟賁

拔牛角

帝王世紀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齊孟賁之徒往歸焉孟賁生拔牛角

烏獲

舉朝帝王世紀秦武王於洛陽
舉周朝烏獲兩目而出

張儀

學鬼谷

史記張儀者魏人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

穎川陽城有鬼谷隱居於此

咎繇

又儀嘗從楚相

因以為號所著稗官十三篇

咎繇

飲楚相亡璧門

下意儀其執符諒數百不服醒之其妻曰嘻子母讀

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

觀吾舌在不其妻

笑曰舌在也

儀曰足矣

蘇秦入秦

又蘇秦已說趙王得相約

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

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

史記

卷上

孟賁

烏獲

張儀

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秦秦乃誠門下人不爲通又不使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數諷之儀怒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能用秦柄者獨儀可耳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儀奉以金馬車錢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方且報德何故去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在其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爭論伐韓伐蜀

又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儀何敢言

如伐韓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

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無也
敵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
王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
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
之長也有桀紂之亂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
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
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
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
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
矣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圍
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
解乎楚魏以開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
所謂危也王曰善說魏入地又儀說魏王曰秦之遇
卒起兵伐蜀取之說魏入地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

魏因入上郡少梁

秦取魏地

又儀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

惠王乃以儀爲相

效之魏王不肯聽秦王怒伐取

陰合秦伐魏

又儀留四歲而

魏之出沃平周復陰厚儀益甚

魏襄王卒哀王立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陰

令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攻魏於觀津秦復

欲攻魏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按魏

無哀王哀王乃襄王之誤而史記言襄王事本魏惠

王後元之事

說魏事秦

又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

也說見孟子

平諸侯四通幅奏無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勢固戰

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

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

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

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

下約爲昆弟用白馬以盟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

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助而欲恃詐僞反復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比梁不比則從道絕大王之國欲母危不可得也秦拆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說士莫不日夜搖尾而目切齒以言從之使人主賢其辯而率其說豈得無眩哉哀王於是乃背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復相秦

又

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說楚

絕齊

又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懷

王曰大王誠能聽臣臣請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喜說而許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張儀乃謂楚使者曰臣

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地，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攻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善斡。尚靳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楚王皆從。遂使楚懷王將殺之。鄭袖曰：夜言。說楚與秦親。又儀既出，聞蘇王王悔，厚禮之。如故。說楚與秦親。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與羊，不格。明矣。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以秦女為王箕婦。妾

長爲兄弟之國王說韓又儀說韓王曰韓地不遠九

卒許儀與秦親百見卒不過二十萬

甲百萬虎賁之士貫頤奮戟者不可勝計大主不

秦秦下甲據宜陽東取成皋滎陽則王之國分矣秦

之所欲莫如弱楚今王西而事秦以攻楚秦王說齊

必喜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說齊

又儀說齊王曰天下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

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今秦楚嫁女娶

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澠池大

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

博關臨淄卽墨非王說趙又儀說趙王曰大王收率

之有也齊王乃許儀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

函谷關十五年敝邑恐懼懾服守四封之內恐居懾

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舉巴蜀并漢

中包兩周遷九隅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須涉河踰

焚惑諸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天下之不可
一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
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
人關欲母危可得乎今秦約四國爲一以攻趙必四
分其地爲王計莫如與秦王遇說燕又儀說燕昭王
於澠池請案兵毋攻趙王許儀曰大王之所親
莫如趙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
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
非王之有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
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願王熟計之燕王聽
儀相魏又秦惠王卒武王立不說儀羣臣日夜惡儀
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可以多得地也今聞
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往必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
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王以
其間伐韓臨周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入儀之梁

齊果興師伐之梁王恐儀曰王勿恐也請令罷齊兵
乃使其舍人謂齊王曰儀之出固與齊王約今儀入
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
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善乃解兵儀相魏一
歲傾危之士又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
卒傾危之士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
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
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公孫衍

相魏史記公孫衍又名犀首與張儀不善儀爲秦之
魏魏王相儀犀首弗利故舍人謂韓公叔曰張
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
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于何
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
圖秦而秦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
張儀公孫衍

以爲功果相魏張儀謂義渠君

又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

去犀首乃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燬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撥馬箠杆冀箕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國共伐秦衍相秦
又張儀已卒之後犀首欲令義渠君弗援秦也
之相印
爲約長

淳于髡

滑稽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滑稽猶俳

諸言諧語滑利說以隱又齊威王嘉隱好爲

知計疾出也

說以隱

夜之飲髡說之以隱曰

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

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乃朝諸縣令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大笑絕纓又

諸侯振驚皆還齊發兵加齊威王使髡之趙請收兵齎金百斤車馬十

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素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

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轅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

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

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乃益齎黃

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

之精兵十萬楚引兵去窶音樓篝音一斗一石威

溝甌窶謂高地得滿篝籠汙邪下地田

王召髡賜之酒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

斗亦醉一石亦醉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斗亦醉一石亦醉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淳于髡

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
髡希鞬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飲。不過
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
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
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可飲八斗。
而醉。二參曰。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
杯盤狼藉。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
聞。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
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哀。以諷諫
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
置酒。髡嘗在側。希音卷收袖也。鞬音溝。臂捍也。鞬
曲也。臆其紀反。與。炙轂。又孟子荀卿傳。齊人頌曰。談
蹠同謂小跪也。炙轂。天衍。雕龍。炙轂。過髡。騶
衍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夷。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
文。故曰。雕龍。過一作。轍。轍者車之盛。膏器炙之不盡。

猶有餘流言髡開第尊寵

又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

智不盡如炙輶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

予田騶騶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齊

宣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

衢高門大屋尊寵之稷齊城門又承意觀色又髡

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

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連語三日夜又客有見

嬰之爲人然承意觀色爲務

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怪之以

議客客以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

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

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

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譖

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聞屏人然私心在彼有

之後髡見壹語連三日夜無倦見七士戰國策淳于

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謝去

淳于髡

七人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十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罽絺梁父之陰，則卻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宋牼

莊子作宋鉞

華山冠

莊子：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

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禁攻寢兵，收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

其自爲太少又[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
其大小精粗其
行適至是而止

白圭

善治生史記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兌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挾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能變勇不足與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行隄塞穴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韓非子白圭之行隄也塞
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

匡章

不欺死父

戰國策秦攻齊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使者數相往來章爲變其

徽幟而使秦軍候者言章以齊入秦王不應頃間
者復言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敗者
其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
明矣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
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
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
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
父臣之父未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
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將兵伐燕史記燕大亂
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將五都之兵以
伐燕大勝燕

陳仲子

辭相灌園

高士傳陳仲子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妻請入計乃謂

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任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率民無用

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於陵子仲尙存乎是其爲人也

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列女部

二女

觀刑

堯典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

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釐理降下也

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也娥皇娥水之內舜所居欽哉

戒二女有婦道史記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

之辭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

事舜親戚死湘間列女傳二女事舜不以天子之女

甚有婦道死湘間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謙恭儉思盡

婦道舜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吹參差楚辭

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湘間俗謂之湘君吹參差望夫

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君

謂湘君參差簫也思謂思舜

姜女

周姜

大雅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嬪周姜京室之婦思語辭齊莊嬀夢也周姜大任之妃太姜也

立配

又云立厥配受命既固配賢妃謂太姜天爲立賢配以助之是以卒成王業

邑姜

出詩

修教

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

華周杞梁妻

華周杞梁事詳前卷

弔杞梁妻

左襄二十三年莒子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

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殖卽杞梁檀弓哀公使人弔黃尚遇於道蓋宮而受弔焉會子曰黃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

人之敝廬在城隅弛崩說苑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君無所辱命傳與禮皆無華周妻哭之事

吳孟子

不命天子

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孟

子卒

春秋哀十二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昭夫人孟

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

纔放絰而拜

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以同姓故不成

其爲夫人喪纔喪首服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

服喪故去絰從主節制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

也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子卒胡傳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

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嗣
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
失國也安書孟子卒雖曰
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孔子兄之子

誨之髮側加反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
之髮曰爾母總總爾爾母扈扈爾蓋榛以爲
笄長尺而總八寸南宮縚南容也髮婦人
喪首服總總太高扈扈太廣笄簪也總束髮

南子

車聲知伯玉

詳蓬伯玉

見南子

史記孔子至衛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

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
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

門北衙稽首人相絺帷中再拜環佩王靈公同車
鑒穆然孔子曰吾向爲弗見見之禮答焉
詳孔歌婁豬詳蒯逐公叔戌詳宋立輒詳出
子

齊女

齊景公女吳

爲質子

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侯女爲質子爲
遣齊門齊女思其國死所嫁乃闔廬長子

名終纍
俱早卒

西子

獻吳

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於
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

縠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使范蠡進之吳爲

苧羅

後吳亡復歸范蠡泛五湖而去居苧羅

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美曠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
手鬢新浣紗爲世絕色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閉門不出
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
以美曠促君憐王維西子咏賤日豈殊衆貴來方
眉也亦作顰君憐悟稀君龍益驕態君憐無是非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二 畢